

參賽類別	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 小說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 新詩組
作品名稱	誰是兇手
<p>鄰居家的叔叔死了，十四歲的我跟媽媽被警察帶走了。</p> <p>午後的陽光斑駁陸離，透過玻璃窗反射在鄰居叔叔家門的金屬小孔上，照出一星刺眼的光。我不禁側目，看見媽媽的慌亂神色下，卻還是強裝鎮定地撥通電話，四周很安靜，我乖巧地站在媽媽身旁，聽著胸腔裡傳出咚咚的聲響。</p> <p>眼前的畫面像是浸泡著福馬林般，模糊得如同夢中世界，一扇門非一扇門，一道牆非一道牆，風聲滑過，是誰在牆後低語，流光閃爍，顏色在夢裡不再真實，只有明晃晃的黃色封鎖線凝聚成了實物。</p> <p>即使過了正午，烈陽照在頭頂還是令我感到頭暈，我半闔著眼被帶上警車，喧鬧嘈雜的觀眾圍滿了居民樓。</p> <p>好吵，頭好暈，好想吐。這是我上警車後的唯三想法，好在車上的冷氣讓我緩解了剛才種種的不適。</p> <p>警局裡，我孤獨地坐在詢問室，對面的警察幫我倒了一杯溫水，「小妹妹，你還好嗎？要不要喝點水先休息一下」</p> <p>一點都不好，但這位姐姐溫柔的語氣讓我不想拒絕。</p> <p>我捧起杯子，小口小口地喝起來，溫水浸潤了我幹燥的唇，淌過我發緊的喉嚨，那些被食人花細細咀嚼過的記憶，縈繞著一絲絲甜膩與溫熱，一絲絲被溺斃的花香迎面而來，喝下去的液體變作嘔吐的來源。</p> <p>對面的警察快步走來，輕拍我的背，溫聲安慰著我。</p> <p>不知過了多久，我總算脫離了剛才的窘況，不好意思地開口說道「謝謝姐姐，我，我沒事了」</p> <p>「我媽媽呢？她……」在這陌生的地方，我迫切地想要找到親近的人尋求慰藉。</p> <p>「媽媽就在旁邊的房間裡，我們有一些事情要問她，我們先休息一下，回答姐姐幾個問題就可以回家了，好不好呀？」她蹲下，抬手憐愛地摸了摸我的頭。</p> <p>我有些害羞不安的點點頭。</p> <p>「你叫什麼名字呀？」</p> <p>「你真的很勇敢，謝謝你願意幫助我們了解情況，我知道那一幕可能讓你感到害怕，但不用擔心已經安全了，我們會保護你的！現在可以告訴我，今天在現場你有看到什麼嗎？慢慢想不用急。」</p> <p>「……我去給叔叔送菜，聞到奇怪的味道，我去敲門也沒人開，我就回去告訴媽媽……我，我看到，看到……」門後的景象在我腦袋裡只剩一灘乾涸的紅，我強忍著生理反應，繼續說下去。</p> <p>「叔叔倒在血泊裡，後來媽媽就報警了。」</p>	

「你今天早上有見到其他人嗎？」

我眼睛向上，仔細地回憶後搖搖頭。

「鄰居阿姨（鄰居叔叔的老婆）呢？她去哪裡了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最近都沒去他們家」

「多久沒去了？為什麼？」

「大概，一個多星期。在準備期末考」

「媽媽呢？你知道……」

我抬頭神情有些為難地打斷她：「我可以去廁所嗎？」

女警察溫柔地淺笑著，幫我推開訊問室的門，「當然可以。」我低頭望著地板上的黑影逐漸被白熾燈推開，跟著她走了出去。

我打開水龍頭，水順著指縫流下，我拿起肥皂用力搓揉著，直到疼痛讓我清醒了幾分，不經意抬頭撞入一灘平靜的水淵，像是靈魂的投影在鏡中凝視自己。

水還在流，卻驀地變得突兀，我盯著泛紅的雙手，回神關掉運轉許久的水龍頭，閉了閉眼，不敢再看那面鏡子，落荒而逃。

走回去的路上，遇到了結束問話的媽媽跟另一位負責的警察，對方應該比我身旁這位姐姐職位高。

「結束了嗎？」

「啊，還沒」

「那一起吧」說著她帶著我們走去了接待室，而非剛剛的詢問室。

跟媽媽一起，我放鬆了許多，對面的警察不似剛才那位姐姐平易近人，她的眼神很銳利，不怒自威。

她粗略看著剛才問話的記錄，一邊開口「你為什麼會今天去送菜？」

「……媽媽叫我去我就去了」

「你們家每天都去送？」

「不是，通常只有週末才會，週末……媽媽才有空」

「嗯，你有看到兇手嗎？或者可疑的人」

「沒有，我今天一直都待在家裡」

……

「目前為止都跟她媽媽說的一致，先這樣吧，有需要會再找你們，簽個名就可以走了」她利落地合上本子，率先離開了。

「確認一下，沒錯的話在這裡簽上名字就好了」那位姐姐遞給我一份之前對話的紀錄，我認真閱讀後用右手一筆一劃寫下名字。

「小妹妹，你的字寫得倒是方正」我愣了一下，牽扯嘴角禮貌地回了個微笑。

媽媽一面向警察道謝，一面拉著我走，走出門口的剎那，我才沉下肩鬆了口氣。

回到家，對面已經被封鎖，隔著玄關能看清幾個警察戴著手套正在探查著，任何蛛絲馬跡都不放過。

似乎精力已經到了某個臨界點，我很快拖著疲憊的身軀睡去。

次日，警察找到了案發當天不在家的鄰居阿姨，時隔三日我再次在警察局的接待室見到她。

她消瘦了不少。

「阿姨好久不見，你這幾天去哪裡了？」我搶在她欲開口前說。

她頓了頓，眼神怔愣了一瞬，我不知道她心裡驚起怎樣的波瀾，總之她沉默了。

短暫的靜默，被上次那位自帶威嚴的警察打破，於是，新一輪審問開始了。

可是，不管警察問什麼，阿姨只是默然地望著我，這是我第一次真正與她對視。她的眼神讓我想起一種動物，待宰的羔羊死前也是這般迷茫。

「阿姨，叔叔死了，我知道你現在一定很難過，但一定要振作起來，警察姐姐說我很勇敢，你也要勇敢喔！」我起身雙手環抱著她纖瘦的背，頭抵在她肩膀上，學著警察姐姐的模樣，在她耳邊說著。

「我該怎麼辦，嗚嗚嗚，我該怎麼辦啊……」細細的哭聲響起，警察們無措地坐在一旁，顯然未料到阿姨的情緒會在此刻決堤。

冰涼的液體滴落在我肩頭，順著布料滲入皮膚，我伸手替她擦拭，隨後牽起她緊握的拳頭。

「不要哭，阿姨，不要哭。人死不能復生，說吧，把知道的都跟警察們說吧」我又抱了抱那具輕顫的身軀，輕輕留下耳語「該受到懲罰的人，最後都逃不掉。」

她竭力壓下哽咽聲，依舊無言，她一直都習慣沉默。

不知過了多久，時間凝固成了一面牆，將她與我隔離，停滯的每一秒，空氣都在被無聲地抽離，她垂頭沒入陰影，我無法窺探她的神色。

終於，她開口了。

「警官，我……對不起，我剛才，只是，只是……」阿姨說著又掉下幾滴淚來，似乎積壓許久的鬱氣終於得到喘息，她的呼吸有了重量，輕喘起來。

「沒事，沒事……」她尾音已經變了聲，封存多年的某種情緒掙扎著要尋找缺口宣洩，

「要問什麼，我都說，警官，你問吧」

幾位警察上前，慌忙安撫著，「阿姨節哀，您先坐著緩一緩，待會再跟您確認情況，您有什麼需要，儘管跟我們說。」

「謝謝，謝謝……」她嗚咽著，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聲音，意圖向警察描述她所知道的事實。

案件的調查重回正軌，我被再次帶去了詢問室，「我們都很勇敢，對吧？」這是我臨走前同她說的最後一句話。

「報告隊長，我們走訪了周邊住戶，都沒有目擊者，初步判斷兇手作案後仍潛藏在附近，借著人潮趕在我們布控前逃離現場，沒有留下任何線索，推測有過犯罪經驗，根據死者傷口來看，其慣用手為左手。」聞言，她眯起眼睛，眉間凝起一層疑雲，讓她本就不和善的面容，更凌厲了幾分。

詢問室門口的燈光暗沉沉的，我立在一旁，屏息聽著等候發落。

最終詢問室裡只有我跟那位見過兩次面的隊長，她整理著資料，同時審閱著頁面內容，抬眼說著「不用緊張，跟上次一樣，就只是簡單聊聊」

「跟阿姨很熟？」

「對啊」我點點頭，解釋道「我小時候常常去他們家，阿姨做飯很好吃」

「嗯，你知道她跟叔叔有發生過什麼衝突嗎？或是平時有沒有聽到什麼爭吵聲？」

「沒有」我搖搖頭。

「阿姨對我很好，叔叔我雖然很少跟他相處，但是他吃飯時會給我夾菜，好像從來沒有見到過他們吵架。」

「你有見到兇手嗎？」猝不及防的一句話被丟出，大腦卻來不及消化她如此跳躍的思路。幾秒過後，我仰頭帶著困惑地注視著她，回答道「沒有，那天除了媽媽，我沒有看見其他人了」

她若有所思「好，我知道了」說完便起身離去，我枯坐在椅上，直到被允許走出那扇門時，隱約聽到一聲喃喃「十四，有可能嗎？」

穿過走廊，我被一道熟悉的聲音喊停腳步「你知道阿姨長期被叔叔家暴嗎？」

我側身回頭，瞳孔微微放大，文字輕輕地落在我耳畔又輕輕地飄遠，一瞬間僵立在原地。

「……沒什麼，跟媽媽回家吧」是剛才的隊長，她語氣有些愧疚，努力勾起嘴角。

撕心裂肺的哭聲，都變作模糊不清的喙鳴，厚重的棉花一次又一次，將她壓入冰冷黑暗的海水。我深呼吸，艱難地找回世界的顏色，望著她的方向，夕陽把背影拉得好長，我不願再想什麼，跟隨遲來的媽媽離開。

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我沒有再被傳喚，也再沒見到過阿姨。

上一次期末考結束後，老師向我打探成績退步的原因，並再三叮囑有任何困難要及時告知，我鄭重向老師道謝。以後不會再有其他事情讓我分心了。

轉眼一週過去，這難得的平靜被一則新聞打破——《真像曝光：離奇命案死者竟涉兩名花季少女失蹤案》，一經披露，迅速引起軒然大波，輿論隨之沸騰，成為全民熱議的焦點。最後，她不再沉默了。

「怎麼回事？案件還沒徹底查清，警局的保密工作是形同虛設嗎！」

「隊長！受害者家屬一直來警局鬧事，一些不理智的民眾堵在門口水洩不通……」

我聽著聲音從門後傳來，想起幾天前警察粗暴的砸牆聲，腦海中立刻浮現起那個陰暗、腥臭的地下室，充斥著潮濕、腐敗的霉臭味，那面牆，緘默地掩飾著惡魔的行徑。

我抬手推開窗戶，透過一條縫隙，望著他們的車輛消失在視線盡頭，心裡隱隱期待著一貫冷靜自持的她，會如何應對。

輿論愈演愈烈，媒體大肆宣揚警察的不作為，家暴受害者應當無罪釋放，死者惡有惡報。甚至出現許多激憤的民眾，蜂擁至警察局自稱是殺害鄰居叔叔的兇手，嚴重干擾警察正常辦案。

出於壓力，警察當局不得不召開新聞發佈會，呼籲民眾理性審視司法的裁決，阿姨因向警察坦白事實給予幫助，雖有隱匿罪證的行為仍可以減刑。局長率領一眾警員親赴靈堂哀悼兩名少女的慘死，叔叔的死立即以懸案被塵封。

此事不再有新聞報導，悄然淡出了社會輿論中心，各大版面也逐漸被新事件取代。

八歲的我第一次打開潘朵拉的魔盒。

叔叔第一次講給我聽的故事書——《格林童話》，大灰狼吃掉外婆後剝皮抽筋，披上人皮偽裝成外婆的樣子跟小紅帽生活在了一起；國王命令公主實現當初答應青蛙的願望，公主不願與濕冷黏膩的青蛙同吃同睡，一怒之下將它仍向牆壁，變成了王子，五臟六腑炸出，幾塊碎肉詭譎地在公主房間中零落散開……

被陽光擁抱的房間裡，我懵懂地配合叔叔做遊戲，無法理解這隱晦的含義，更無從拒絕他的一切指令，像一捧溫順的黏土，在那份越界的要求中，被慾望擺造成他期望的模樣。

與叔叔的遊戲結束後，阿姨會準時在客廳備好飯菜，她知道孩童的眼神能喚起人心底的良知，卻極力避免跟我有任何的眼神交會，彷彿這樣就能滌清某種難以言喻的罪孽。

後來我開始明白，她的沉默並非天性使然，是無數道交疊的瘀青，是屋裡佈滿缺口與裂痕的家具，教她學會，教她習慣，是我的出現讓她有了喘息的機會。

那之後，我習慣在洗澡時，看著霧氣朦朧的鏡子觀察身體的每一道印記與傷口，或深或淺。

媽媽在我所剩無幾的幼時記憶中總是很忙，獨自撫養我承擔家庭重任，升上國中後經濟壓力的膨大，迫使她時常加班到夜幕降臨，我的晚餐在一次媽媽與叔叔的閒談中，順理成章地由鄰居幫忙照拂，週末得閒時，會提著些許禮物上門道謝。

大夢初醒時，我也曾躊躇著不知如何開口，我試探著，天真地幻想著道出實情，媽媽會挺身而出，一切惡夢都會結束，可現實卻換來「家醜不可外揚」「忍一忍就過去了」淚水模糊了我的視野，光線被徹底打散，我看著她的臉龐在我的世界化為一片混沌。「穿衣服不要太暴露，我以後會盡量早點回來，晚餐不去他們家吃了」她緊緊抱著我，哭聲綿延了很久很久，可是我最終也沒有逃脫惡魔的魔爪。

每當我竭盡全力要忘掉一切，風聲便從牆縫鑽出，誰在哭泣，誰在呻吟，誰在求饒。黑色的浪無聲湧來，帶著少女的血，在骨縫間緩慢蠕動，滲出微涼的氣息，我張口，卻只叫出無聲的痛，皮膚微微顫動，正被無數隻手指挖掘。有人呼喚我，嘴角帶笑，你的罪惡，由我親手掩埋。

舊時代殘存的陳腐思想，逐漸侵蝕著我的傷口，刺鼻的鐵鏽味蔓延，卻不是早已風化的血痂，而是烙印在軀體之上的厚重鐵鍊。

我無法逃避，也無力接受。

昏灰色的夢醒了，杏黃色的夢正躁動著。

十四歲，我不得不用右手寫字；二十四歲的我可以不再用右手寫字了。

十年間，科技飛速發展，監視器早已佈滿大街小巷，血液檢測、DNA 比對技術逐步成熟。警察卻再也找不到當年的兇手了，在那座住宅區裏沒有留下任何痕跡。

曾經有專門負責重啟過往懸案的警察來找到我，詢問案件詳細情況，跟當年一樣重複著那些問題。

你真的沒看到兇手嗎？

記不清了。

「也許我在死者的瞳孔裡看到過那張臉，也許是在浴室裡，警官，我不知道……」似乎在大腦裡翻江倒海也無法再得出有用的訊息了，我開始語無倫次，痛苦地抱頭蜷縮在椅子上。對面的年輕人有些無奈，「你先冷靜一下，好嗎？」

旁邊的中年男人拿起熱咖啡遞給我，「打擾你了，小姐，我知道當時你只有十四歲，對你來說，這些回憶是血腥的痛苦的，但我們需要你的幫助，之後如果有想起什麼請再聯繫我們。謝謝。」

我接過還冒著熱氣的咖啡，捧在手心，艱難點頭。

這家咖啡館的落地窗擦拭得很乾淨，我望著兩人離開的背影感嘆著今日的好天氣，收回視線兇手的臉正倒映在玻璃窗上。